



列傳第十

金史七十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御史裁臣脫脫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

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木可

毅英

本名捷克

麻吉

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迺

婁室字幹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二代父白答為七水諸
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燉
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刺趕山復敗遼兵擒兩

將軍旣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衆來成邊太祖趨遼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之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軍與銀朮可縱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朮可成邊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朮可攻黃龍府上使完顏渾黜濛盧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担里軍蒞熱山幹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

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爲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果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刺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毋攻破西京復與闍毋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蹕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懶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夕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速運往幹魯

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烏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谷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乃使人報幹魯臺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幹魯雷亦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洺蘭里刺守奉聖州棄城遯去後與宗望追遼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二山有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四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

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襲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答之餘罪不問銀木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宋張灝軍出汾州拔烏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烏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審里婆盧火習矢遇當與俱進習矢之前軍三謀合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刺答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廟

商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兵來拒戰
晉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降撒剌
答敗宋兵於汎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
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
之未下者阿离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敵于陝城下鶻
沙虎降虢州守裨卒三百人遂克陝府習古迺桑衮破陝
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
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
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
舉三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隣等破

宋大兵於河中幹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訛特刺桑衮
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
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
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
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
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晉寧所部九寨
皆降而晉寧軍又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
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于東泄
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
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

臨之以兵不爲動繫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涇平寨及鄜坊二州於是婁室婆盧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府輯安之別將幹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骨欲擊淳化兵敗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礮具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軍于京兆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

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王金銀器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天會八年薨十二年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謚莊義子活女謀行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高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爲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刺本賙于陣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潘州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

敗之破其二營迭刺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
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
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
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
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婁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
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
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
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
女為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邀戰再
擊再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為

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
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
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諡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術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間充牌印祇候授顯
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以
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術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戶八年為
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
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撤八反謀術往討之是時世
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術于常安縣盡以甲
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

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軍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
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
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
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
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
三千人過秦州至木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
是時窩斡新敗于秦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樂南獲其
謀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亂者來
降謀衍用其計因夜亟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
暗真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憇謀衍

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
二萬餘於長樂追其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霧
霧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肉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
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
惟克寧軍追躡謀衍以託馬弱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
謀衍以僕散忠義爲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爲右監
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
衍至京師以爲同知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爲將
汝不追賊當正汝罪非以汝父婁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
非宗室而授此職以其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米里古告

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鞫告者木里古款伏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為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窩斡方熾上使溫泉入于奚中率諸軍六十里賊衆聞詔謀衍蒲察烏里賊當猛安合住未御便駁賜食及御勞逸故授此職卿

幾窩斡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上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

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為雄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直契丹漢字其兄幹魯為統軍愛仲不欲使迴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幹魯嘆曰此子必為令器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擢其兄活女濟州萬戶部內稱治除濱州刺史以母憂去隆六年伐宋為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天德軍節度使政

建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四忠信決獄公平蕃部不敢寇邊召為

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
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寢益安五年宋人
請和為姪國不稱臣仲為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
世宗曰宋主親起去接書則授之及至宋一如禮正隆
用兵宋人執商州制軍完顏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
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
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為國重
地卿益勉之賜廐臣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為
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婁室族子體籍豐偉善用稍婁至為黃龍府萬戶海

里從徙於孰吉訛母從婁室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
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海里及木得往見遼主諭之使
降遼主已窮感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賞海里金
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睿宗經略陝西
海里戰却吳玠軍於涇邠之南尋遣修棧道宋人恐棧道
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天眷元年
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僑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
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灤州刺史耶盧統辟牧
使迭剌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
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卒年六十二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
决乃使習古迺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
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
太祖决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
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衆衝其中
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遂與婁
室成邊復與婁室渾黜婆廬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
兵萬餘于白馬灤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
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术可爲謀克屯
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
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刺麻荅十三人兵
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邊吏
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
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
末棄兵遯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
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
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
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
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誥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
术可與習失孟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

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鵲懶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朮可使幹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朮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朮可降岢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朮可取鄧州殺其將李操等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韓遵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别克舊潁昌宗翰會康王銀朮可守太原天會

十年為燕京留守天會十二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毅英

毅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州角太祖見而奇之年十六父銀朮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為先鋒授世襲謀克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朮可圍守之毅英在行間屢有功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刀向拔离速毅英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毅英斷其槍追殺之拔太原下河

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土蔡以
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毅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
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毅英次
之攻東平毅英居最拔离速襲宋康王于揚州毅英爲先
鋒拔离速追宋孟后於江南毅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
常武毅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
毅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諸
軍爲大陣居其後毅英以五百騎爲小陣當前行即麾兵
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离速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
河東郡縣多叛毅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
擊其右脅昇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別將骨拔
強起毅英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後
刺余睹招西北諸部毅英將騎二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
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
衄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遯去宗弼再取和尚原
毅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
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毅
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蒼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毅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爲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
人關毅英先攻之宗弼止之毅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

堦發使之退發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
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旣往不咎乃班師發英殿且戰且却
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馳驛撫治諸郡
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昇歸
再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
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發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
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谷雅領騎三十餘
與發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發英與合
谷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
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發英議
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
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
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
隘騎不得逞發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
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
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發
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
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
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侯河南河東軍發英曰我
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

喝曰計將安出毅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
原宋兵必自西原來毅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
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
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為疑兵
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毅英斜補出
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
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澗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
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
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
西路統軍使領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

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為中都留守兼西北
面都統討契丹撤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即位於遼陽使毅
英姪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毅英為左副元帥就遣使召
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
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無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
毅英毅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毅英不得已乃受
詔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為大
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毅
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詰室府議事毅英疑璋有謀
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

州見世宗于三河詔毅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
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穎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
拜平章政事罷為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毅英宿將
恃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毅英不答
謂詔使曰爾鮮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
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
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
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
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毅英頓首
謝父之改平陽致仕起為西京留守以毋憂去官尋以
本官起復俄復為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
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為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
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父之史臣上太
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毅英在詔脩撰溫
迪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馬十九年薨年七
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為兩二百五十銀為
兩六千五百絹為疋八百綿為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
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木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
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為謀克繼

領猛安破奚兵于餘自轉魯古攻下咸信潘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谷別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孛董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毅敏子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离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

招降旁近諸營多獲重產以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饑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丐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刺部用廉入爲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祿不即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离速銀术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崩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

千人爲公破之渾黠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
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追戰亡騎五人渾黠退
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
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
撚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
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銀术可圍太原近縣先
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
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
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离速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
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术可略地
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穎昌府遂與希
欲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
年遷元帥左都監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
州拔离速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
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謚敏定

習古迺亦書作實古迺嘗與銀术可俱往遼國取阿疎遂
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
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迺追之不及後爲臨潢
府軍帥討平迭刺其群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
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沙邏駱

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秦州時暑未可徙習古迺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迺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平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封還撻僕野等宣諭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錄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二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离谷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尙泉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其餘遷授有差以尾葛城之地分賜烏虎里迪烈底一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古射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克戶口命習古迺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兩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迺爲都統移治東京鎮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秦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閣每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木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閣毋之敗譴罰之亟諸將懼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木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

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順治戊戌年二月十九日

江寧守儒學教授朱謨校

列傳第十一 金史七十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 在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

阿离合憲 晏 本名幹論 宗尹 本名阿黑罕

宗寧 本名阿黑 宗道 本名守 宗雄 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合海 希尹 本名谷神

守貞 本名左屬 守能 本名胡刺

阿离合憲景祖第八子也 捷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 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 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憲往撫察之與斜鉢

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
平留可阿离合憲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憲獻
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憲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
憲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
合憲見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
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憲與
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
敬而受之頃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為人聰敏辨給凡一
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
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
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
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
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
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
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
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
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
聞阿离合憲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
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
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

憲子審也幹論審也子宗尹

晏本名幹論景祖之孫阿离合懋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久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太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恧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自彥敬等在北京聞恧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彌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

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
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虚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
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祗候授世襲
謀克為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
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州及瓜
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諸州之境是時宋
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灌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戶
李木魯定方完顏阿喝順夾公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雜訛

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
之為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
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
錯勉脩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廐馬八年置山東路統
軍司宗尹為使遷樞密副使錄其父功授世襲蒲與路屯
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問宰
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
為達官卿等尚未信也朕欲以為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
曰宗尹為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
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

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
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
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
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
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
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粟
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輸
輓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憊
者衆矣人有損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木
討襲其猛女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

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
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會學其一
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
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
君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
意邪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
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
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
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
焉世宗幸上京聞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

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久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爲樂上曰嘗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欲令諸局分收補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韓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阿魯爲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卿久任外官不聞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煩若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聚屬旣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恐聖主心困耳旣衰老老臣不忍擅棄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邁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邳州刺

史大定二年為會寧府路押軍萬戶擢歸德軍節度使時
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
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
宗寧智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即命為行軍右翼都統
為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降州路和團猛安烈里
沒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
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涼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
符寶即向為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
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
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之糧即出倉粟令以
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云邊人以窩斡亂後苦無牛宗寧
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
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
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閣門祇候累除近
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將軍僕散揆等嘗燕集有
所竊議宗道即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為西南
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
宣徽使移刺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故事諸部
駕馬八百餘疋宗道辭不受諸部悅服邊鄙順治提刑司

察廉召爲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鎮靜
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
六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爲精意
所感刊石紀之承安二年爲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
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
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
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
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之像於層觀以時
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

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
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
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
旣長風表竒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康宗
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賙贈之馬太祖
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
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
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勃海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勃海
兵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擣
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遂

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
後擊之遼兵遂大潰宗雄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
圍出追殺至乙吕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
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皆曰
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
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
帝護步谷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
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
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
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

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死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
秦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
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
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旣而與蒲家奴按視秦
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
由是徙萬餘家屯田秦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
京旣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
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
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旣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
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

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灤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大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踴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馬皆中其二復以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設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鹿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捷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公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太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答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刺胡刺鶻魯茶札伯入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衛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閭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茶札之子

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
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
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梟頻未襲而死章宗
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
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
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
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徃懋
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
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
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
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
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
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
平決遣鈴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撓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
刑司惟冀獄行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
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
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
熙宗見而許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

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康遷益都尹兼
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秦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
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
勸農使移刺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
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臯鎮渭子橋敗之至和州南
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
級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
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隣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
木部涉濟旣至北岸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
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
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斡敗還
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
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按答海又名阿魯縮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
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塲分朋擊毬連
勝三筭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爲班首
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
父猛安除太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
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
遷同判太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答海

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
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答海不堪卑濕
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
尹世宗即位于東京敕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答海拒弗
受按答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不按答海登城告使者
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
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答海兄
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
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亦按答海為弟所惑耳於
是釋按答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
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
詔按答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
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
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鄉者能幾人邪
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葉榘穰宴會十四年
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為暴
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
汝輩惟日為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
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

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
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
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
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
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
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
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
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刺
訛里刺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
護衛耶律育涅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湖宗翰遂請進兵宗
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兵
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為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
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妻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為公破之
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兵騎萬餘追戰
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
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
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灤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
為前驅所將纜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
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
水灤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

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
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
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
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
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明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
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及大舉伐宋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
遠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
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
宗為諸嗣太宗遂以熙宗為諸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

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為相有大
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為興中尹二年
復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儀三
年賜希尹詔曰師臣密奏宗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送
罪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
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谷符寶郎漫常
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諸之皇統三年
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
公改葬之蕭慶復官先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
二年追封金源郡王天定十五年追封貞憲孫守道守貞等

臣等自侍

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極元
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
京坐安撫使州戶兵部內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
為西京警巡使世宗愛晉副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
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自治有
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勲之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
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守貞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
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翥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
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聞又起居即起居舍人每主帝

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
錄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台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
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夜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
令臣等迴避及香閣奏話不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
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聞說
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宥罪止從之
曾采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銳意於治
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真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
後居官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
臣等無德且又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二

年真早天子下詔罪已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
命有歸朕所親倚而別答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
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勲臣之裔早登
職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推任政府于今數
載毗贊實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知內外之職亦當
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歉正賴經
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旌其以寵其行它日止
商宰臣等皆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爲力止曰以彼之

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相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
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利
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鄙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
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御後閣召守貞
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
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朕
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命積有勲勞茲故召用卿其勉
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更自易
玉帶併以蒲刺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肯故以示
知書制監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

則又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應
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書事守貞曰
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書為便上嘗歎文士卒無補於
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胤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以倫
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又則
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選
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掬日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
太定後才許叙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奏薦或
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
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畧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
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
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焉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
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戶部郎中李義言恐因之生事
上又以董書爲宮籍監都管勾並下尚書省議守貞奏陛
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
減諸王弓矢府別司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書罪
人也特恩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所言
自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急或請出兵擊之士曰今方南顧
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圍令一懸之
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貞之法守貞曰

有皇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爾守自謹書通法律明書國
 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就無
 晉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
 義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
 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
 弼妻高陀韓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
 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
 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
 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即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
 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具儒則

也第太激權輿以爲之才而歸平心守正朝廷豈可

辭今茲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

言接事而妄稱去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節

解職遣中使持劄責諭之曰按姦罔上古人當刑結接養

交臣大戒孰謂宰相乃蹈厥辜爾不出勲門寔登臨任

朕初嘗也豈欲用卿未聞歲時升焉宰輔每期約諶共談

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業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

會報効之弗思專私權之自損又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

上心預圖趨向歸結失之心重改欺君之罪豈指所無之

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請之嘗謀善豈知於君

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者然
蓋見私情求親議之換而列布
中外賚之清議固所不容換之
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官
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
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又之
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
之勅有司致然賻贈禮物依故
守貞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
及止有所聞皆傳經以對

守貞之論人守守貞乃心直
所忘竟以直罷後
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
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
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刺魯官南州刺史
獲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書
其命為義問國信使宋守能及
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人見
年為西北路招討使走賊

凡違官貴人皆未嘗舉劾幹賄只辟牧副使僕散那也取
部人毬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
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
奏守能兩賊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并
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
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替曰阿离合滿之善頌宗雄之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
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御史列管從高監其弟驛散克
能國言不違及受賄補着也恭
石臺部悉節度副使奚沙阿補
守能奏言事上曰守能由刺史
遷討司官多違良馬慶成慶
之尊無以踰此而招討苦與以
取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
曰監察專任糾繩宗州節度使
守能到官舉劾者理法度也願
守能為招討使會買備

列傳第十二

金史七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宗翰 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室望 本名幹 內不子齊京文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為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烏合憊滿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

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戍
遼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
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
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
事不可失也太祖怒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
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
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
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群臣
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
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
不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
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
魯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札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
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
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
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
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
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盪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
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
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

使奔睹與移刺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
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
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
移刺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
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
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翰勸杲當如宗翰策
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古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
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灤會軍宗翰以精
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
一宿而至遼主遜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
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被先擊之斬
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
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
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
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
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噐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
還軍次鴛鴦灤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旻勃極烈
旻迭勃極烈幹魯副之駐軍雲中大宗即位詔宗翰曰寄
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
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

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
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
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
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
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
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
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
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
所降詔勅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
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旣盟之
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
匿逋逃誘擄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更疏叛
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
暮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
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
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
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及幹魯奏
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
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閹毋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
俱請伐宋於是諸班勃極烈果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

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
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
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木可等
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寧
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
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
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
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
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
孝純等鵬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

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刺
谷等先已破天并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
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
畫河爲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等克汴州辛酉
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
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
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
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三王及
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裘冕車輅祭器大樂
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

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
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
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使叛宗翰使諸將擊
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
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即是時河東寇盜尚
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
請立趙氏奉職脩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
不荅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
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能陝西兵併力南伐
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
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
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
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
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
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
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
監戰平陝西銀木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
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
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

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
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速烏
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
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日渡江矣
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
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
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
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
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
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

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詔在
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兀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為諸班
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
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
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刺先帝嫡孫當立不早
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
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
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諸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國論右
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
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

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
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
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
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
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爲太宗正承除
祁州刺史坐賊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
軍夾谷查刺諭斜哥曰卿何面日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
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又之起同知
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斜哥前在雲

內受賊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

質鄙惡如此今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

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又之復起爲

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

臨潢旣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
遼主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
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歛衽歸朝以定
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幹魯補又作幹禹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

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巴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
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灤宗翰請襲嶺遼起九嶺遼兵
三百餘掠降人家皆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
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之獨與馬和尚逐越
虜亭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
因審遼主尚在鴛鴦灤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
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之至白水灤遼主
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
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尔師百官入賀上曰宗
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可謂壯也上宴群臣歡甚宗
望奏曰今雲帟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
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
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筭豈能盡合
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灤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
西南招討司諸郡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徙諸部人當出
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敝芻糧不給由上京為宜然新降
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
京謂臨潢府也上廼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
在大魚灤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為
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之泥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

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賭
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
亟戰日入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
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
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
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兵遂潰宗望
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
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幹魯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
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朮可以三千軍分路襲
之將至青塚遇泥濘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

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在鹿州
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
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
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
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
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銀朮
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
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
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遯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
遺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昭軍特末胡巴魯背谷別業

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
群臣之功也遂宣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
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鈕金印請降宗望受之
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
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
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夏
國迎護遼主渡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杲欲附我當
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
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
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
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
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
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
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劫府庫掠居民棄城拒
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
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又不聞問宗望欲
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
新附長吏職自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
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
侯畀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

十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闕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戶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歛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自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此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闕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宗望亦言之闕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幹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闕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闕母於臣為叔父請以闕母為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闕母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

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葦敗宋兵三千于古
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
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
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
死之木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
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
軍中不遣白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
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
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
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今執送童貫

譚稹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秦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
請爲伯姪國効府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
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
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
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
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
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
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遣歸師還
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
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

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頭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
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
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
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
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
李邈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
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
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剗以騎兵三千
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
擒敵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遣宋援兵奔時那野野利

河北止

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
望選勁勇五千使營海忽魯雛鶻尖擊敗之癸巳宗翰自
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
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
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
珪璋寶印衮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
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
乃西上京陞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
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
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

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
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
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太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
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
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鯉和尚雅里斯等入
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爲興中尹太
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死
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救道溫母降事泄謾都本
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
不限乃殺之旣而宗望軍遇遼都統孛迭等道溫在其中
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
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
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
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溫
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二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
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
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
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
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

家財產與齊之子齡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太
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等
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
爲較佳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
徙毋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
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
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藩國公
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之春日與
徒單自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

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州境得免世宗
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三年正月戊
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
世宗徵劄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共同生謂京等
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
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
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
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
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
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

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爲
邦榮察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之語以獻於
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下之邦榮稱所得卦
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日家人孫小哥
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
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
外郎完顏兀古山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
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
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
給上田遺兀古山劉玟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
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
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
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
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
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
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
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
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
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
以賊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

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
齧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
於其妻妾下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
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
爲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
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
久之乃止

文本名胡刺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
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
穢術敲仙者又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文召敲仙詰

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
坐與靈壽縣士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
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
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
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
見卿徃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
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
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
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
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

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荆王文到
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
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東公
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
除尚書省都事降仙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
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失職居常怏怏
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為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
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木可與大王厚善果
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

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巨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
京以書幣遣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
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
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
乃造兵仗使家奴幹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
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字特至德州日已
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
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
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
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

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鞠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又不獲誣議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宋實懶李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李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進筭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齧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雷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旣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列傳第十三

金史七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盧彥倫

子璣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廉公

左泌

弟淵姪光慶

盧彥倫臨潢入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為吏以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彥倫

爲村薦之於朝卽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遣兵攻其出所
店遷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
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其戢乃召軍
民諭之曰契丹漢人又爲一家今邊方有警言國用不足豈
使兵士父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衆皆無敢言言者
論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累家
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敢爲強暴人不能堪且嘗思侯之
臣比自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訛特刺
者嘗爲臨潢驛吏與彥倫善使往招諭彥倫殺之遼授彥
倫副使勾當留守司公事天輔四年彥倫從留守徒不

二山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徒不野
以城叛彥倫乃率所部逐撻不野盡殺城中契丹遣使來
謀未幾遼將耶律馬哥以兵取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
復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
彥倫爲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威
州煙火事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
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闕月遷
後爲提點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
寵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
改遣山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爲大名尹明

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閣門祗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閣門使

以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遷

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

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

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為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

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

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蒲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強

命以所策杖為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者

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麪

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璣卿博直其氣也

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一子亨山

亨嗣字繼祖以蔭補閣門祗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醋

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

州江丘及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

部差規措宣前糧料人為典知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

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尚監署丞丁父憂大

寧初復為典知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大

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以辦最遷定遠大

將軍人為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高州刺史三年山東

官燕司討虜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遷州興定二年卒年
六十一亨嗣弟亨益畫其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
天定十六年父瓌為同知宣徽院事嘗廕子亨嗣以讓弟
亨益亨益早卒子焜焜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
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滿長泰人材勇毅財遼季群盜起募
勇士子廉應募遂召見賜甲仗率古入會所在官兵捕
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祐四年遣謀克辛幹持
劄移刺密斜招諭臨滿子廉率戶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
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咸服

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原子廉與

經險阻中騎

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
挺槍幾中子廉腹子廉避其槍兩搏戰生擒之乃彥倫捷
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二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
鹽鐵事夫者中除燕京勸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
廉有功何為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彥倫何不除此
職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
誰能及此是時盧彥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
以為比除彥倫官軍節度使海陵統熙宗子廉聞之歎曰曾
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天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質得官遼季盜攻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賊賴以完錄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彥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萊州三錫以其衆降擢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保安敗擊藥師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閣母護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釋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陞河址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

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洛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幹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祿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

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爲
本州勸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灤郡守委城道
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
治兵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
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
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
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
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
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
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
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
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
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
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
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
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
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
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

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宣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

師夔非有君命為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再遷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寃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

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為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灤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為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

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
遷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
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
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
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
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
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
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
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

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
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
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
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
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
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脩撰二遷至太常少卿宰
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
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
平白霄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

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燕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

政累擢館閣漂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

召為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

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群小擠之復出為三司使加宣政殿

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

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

誓券家十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

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為寧遠令縣中

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

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為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于

川州大盜侯旣隋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

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

進道國公

企弓子泌瀛淵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棧州刺

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為張

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

州仇人在是乃閉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閣門使從宋

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潞等州貞元初
爲濟州防禦使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
讀在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予年
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
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
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
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
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
忠傑榜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

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
官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
爲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毋
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
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
此子也以廕補閣門祗候遷西上閣門副使丁父憂起復
東上閣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
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
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

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不爲苛峻使勞
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初御
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
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
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
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
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
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賜銀
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匹平時喜爲善置善藥號善善
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黃公弼四子者比肩有才識之
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爲爵儲位委質二君隕身逆
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列傳第十四

金史七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太宗諸子

宗磐

本名蒲盧虎

宗固

本名胡魯

宗本

本名阿魯蕭玉附

宗杲

本名斜也

宗義

本名字吉

宗幹

本名幹本

宗充

本名神土邁于種奴等

宗末

本名元奴

宗充

本名梧桐

宗襄

本名末慶

宗袞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盧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
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幹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幹魯
宗翰宗幹魯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
即位爲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
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
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
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曰爲兩解宗磐愈驕恣其
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
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保
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鵬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
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羈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
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
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爲輕朕疑太
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祕書監蕭裕謀
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爲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
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亮後
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彊主誅

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
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
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
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
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鎮里
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示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
楚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
得太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亦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
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
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皇太子家子柢太傅便合為此

京留守卜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入計
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王充妻
諫物王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
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
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
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
知使王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
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恩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
律闌离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
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

蕭玉是日王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黈
檢蕭祚家逮日暮王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
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
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
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上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
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
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
所教海陵遣使殺東宮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
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直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
聽各以奴婢五人自處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

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
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宗本名
胡離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齊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
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
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
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
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
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
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例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

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為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者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竝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犯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竝坐鞠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怒遂殺之大定

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幽王斛字東藩王幹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官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為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十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王曰朕始得天下而慮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乃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皆賜之頃之代張浩為尚

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到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六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王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觀謂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爲相蕭州律爲左司郎中趙德恭爲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已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憎爲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

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王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大興尹王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爲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王爲尚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群臣宴顧謂王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王至內閣

因以漢書一冊示王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
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王對曰不可海陵曰朕
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王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
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
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校張浩
并杖王因謂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
王以符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王有功隱忍至
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王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
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

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為證遂被進用
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
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為
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
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
十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嘗并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王
以快其毒王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制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
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
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

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
黷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繼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
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監乎
果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諸
班勃極烈果爲吳勃極烈天輔元年果以兵一萬攻泰州
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
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
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
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人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
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由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

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三軍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
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
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
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
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果知遼人無關士心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
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
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
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
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

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
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孰議見可則行如欲益
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
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遣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
給曰乞明日來降于此果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納合鈍
恩蒲察婆羅偃諸甲拔剔詳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
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怨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
役納合鈍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
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果請進
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果意尚未決宗幹勸

果當從宗翰策果乃約宗翰合奚工嶺既會始定議果出
書與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命暉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
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
撻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果
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在京已降復叛果使招之不
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諭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果率大軍
趨白水寨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
晉國王耶律坦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
固果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
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

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朶請和朶復書書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隸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朶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

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朶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幹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樂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灤朶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鹘畛川南伐燕京次

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件都統果決遣若有大疑即
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為樂以宗翰為都統果從上
還京師太宗即位果為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
會二年伐宋果領都元帥居宗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
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
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謚曰智烈子孛吉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為平章政事海陵
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動舊大
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任小不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

女為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世宗离喝於是都元帥府
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為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
誤遺宫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甘書契丹小字其封題
已開其中白帟一幅有白字隱約如若經水浸致字畫可
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其辭云阿渾汝安樂否
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以我教汝阿渾平章謀
里野阿渾等處觀事勢再通往來以急圖謀知汝已嘗備
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瞭是只如以撻不野則南路無憂
慮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中女直曰明子阿渾前阿渾謂撒
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渾平章指以義宗義本宗室子猶

有舊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示安及太祖妃蕭氏任
王隈喝及魏王幹帶孫活里甲送詐書無活里甲海陵
見其坦率善脩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爲請海陵曰第殺之
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生野子孫二十餘人謀
里野景祖孫謾都訶次子斜也有子阿虎里其妻撻不
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
衾覆而縊之當其願久不死及去似再縊之海陵遣使赦
其死遂得免後封爲王授世襲千戶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蒲馬孛論出阿魯隈咱並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以遼遼人來禦遇于境

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堽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
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
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埒之馬杲
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既攻下黃
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威
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
祖母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
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
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
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勳

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
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
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
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樂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
至宗幹謂杲曰移查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
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
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
城樂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
已遜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
太宗即位宗幹爲四凶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二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
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
外十年熙宗爲請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烈熙宗
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
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
詔設坐奏事無何監脩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
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
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
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
罪囚與宗幹襍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

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閑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宗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稱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心一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於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宣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宣太祖廟庭子充亮充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溥母李氏徒四平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白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甫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成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

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為歸德軍節度使阿口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隣河謀克海陵弒徒四牛氏以充嘗為徒單養子因并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祿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皆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為宗正丞耶補兒為鎮國上將軍後為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丞以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

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徧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安加農民田產箠斃者有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右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雷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雷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

靈獄訟警亂賦役永元剔甘六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
人取贏利及濬州防禦使論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
頃之永元起為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
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補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
底於主印處給取印著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
日時辰誣言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為
良使化胡為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
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山尹為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
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奠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
來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
尤著其民並為立祠

充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為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為
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充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
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充
羅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充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
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為充轅
朝不受賀安真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首獻又
進充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充妻烏延氏正隆六
年坐與奴有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
涅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涅烈

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泥烈充子阿合大定
中為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
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末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
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
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
鬪爭其母死命家奴摔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監言之
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
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
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啓二

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
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
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
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為
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滅
朕於此子甚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袞本名蒲田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初為
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
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
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袞與論

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中以蒲家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謨盧瓦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脩官圓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圓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唱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郎耶律慎頤召就西京鞠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圓福奴并日者皆凌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臬宗幹經始之功多矣臬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僂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列傳第十四

列傳第十五

金史七十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宗弼

本名兀朮

亨

本名李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宗弼本名幹斡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灤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亭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灤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

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二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之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谷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

登破其城河北平宋生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以自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鄆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幹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幹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游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進襲宋生

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千餘
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
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
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木列速降越州大臬破宋周汪
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
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
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
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
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
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

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
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
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
且行世忠艤艫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
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
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
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接
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
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
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止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

五綱宗弼選善射者乘輿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五
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
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
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
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
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
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
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
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
瀋王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
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
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華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
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
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
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
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捷懶自燕京南走
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師
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
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
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

河南之地且都元帥又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
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
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
要言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
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
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
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
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承校尉攻嵐石
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
屠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

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
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
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北還軍與宰相同入奏事俄爲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
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
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
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敞邑拜表闕下宗弼
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下勞
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

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
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散
邑公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
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路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
上國蚤降詔庶使散邑永有馮馬宗弼進拜太傅迺遣
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康王爲宋
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
爾邦亟瀆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

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謗
爾衷封奏御至願身列于藩輔全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
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
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
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
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
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呈統八年薨大定十五
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子亨迭

亨本名亨迭熙宗時封芮王爲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
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爲右衛將

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
召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忘之出爲真定尹謂亨
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
變欲倚卿爲重耳其實忘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
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
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
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
魯曰李迭雖稍下遷勿以爲嫌國家視京府一也况李迭
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爲室斜也妾
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詣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
又言李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轍皆不敢言遂殺
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
乃封忽撻爲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
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
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
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
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
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
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
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

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爲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撈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爲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鞫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錘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錘殺之即奮錘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贊曰宗弼感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爲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

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
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
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
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
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旣而肅王樞易之康
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袞冕
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
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
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邦
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

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刑
徙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
張焄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
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
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
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旣殺張
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

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
 立而豫亦有心捷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
 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潘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
 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
 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
 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
 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
 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
 以下官赦境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為東京汴州
 為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降淮寧宋昌順昌興仁府俱

州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母翟氏為皇
 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為阜昌元
 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
 特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
 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
 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
 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
 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
 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蘇
 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

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閣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父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

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畧年止用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統三年薨子麟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廕補將仕郎累加承務

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
 豫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
 判濟南府事明年為齊尚書左丞相明年從豫遷汴罷判
 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
 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
 而還及朝廷議廢齊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
 捷懶以軍廢豫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捷懶諭麟止
 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
 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
 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
 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
 進息國公

昌本名捷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灤遼都統馬哥
 奔擣里捷懶収其群牧宗翰使捷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
 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
 大魚灤留輜重于草灤使捷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
 不能安輔其衆遂以捷懶為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廼婆
 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
 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廼婆盧火廼合於捷

懶父之討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啜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爲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鹘保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爲已比命習古迺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戚迺釐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葛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迺輦二部再破輦

其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其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熱及感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迺輦九營爲九猛安土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剄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

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瑛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捷懶爲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
密州迪虎取單州捷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
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
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
使治東平捷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
元帥天會十五年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旣誅張
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
力舉劉豫豫立爲帝號大齊豫爲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
豫爲蜀王捷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

河南陝西地于捷懶明年捷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
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捷懶合力
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
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
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捷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旣退捷懶責
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
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捷懶宗雋
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爲詔論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爲丞相捷懶持兵柄謀反有
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捷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

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撻懶二子幹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爲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盡淮爲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斃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僮僕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實矣哉

列傳第十五

傳第十六

金史七十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郝總裁臣脫脫修

劉彥宗

劉萼

劉箬

劉仲誨

劉頰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怛唐盧龍節度使石晉
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
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雅里自
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

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
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
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為南京留守太祖
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駕鴛鴦灤不豫還
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
推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
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
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賞其官民之罪所
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于職
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蓋
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
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
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閣母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
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
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
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懿
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
國公謚英敏子萼等

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閣門祗候天輔七年長禮

改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兼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爲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正隆南伐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軍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萇滯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

等彥宗次子幼時以廕隸閣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共而等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等爲扈從授左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等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

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等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等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閣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等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閣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爲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等討論者爲多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

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勝其居曰行宮嘗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勝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嘗不之顧皆嘆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爲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整葺河南官吏之濫雜者嘗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云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爲有警即令此軍入居之嘗曰今天下一家孰爲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

竟從嘗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幾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嘗曰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嘗議陝西邊帥請出九次邊城郭以備南寇嘗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守之則勞民而結怨况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嘗自爲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鄙之及嘗求致仕詔畧曰不

爲暗於臨事不爲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苦因慚
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
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
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
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
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
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
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
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翰

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馱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詣州
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寃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
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老穉者先釋之未幾乃獲
真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
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
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
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
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
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
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

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母儀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為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類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克閣門祇候調莘縣令召為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閣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閣門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館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館殿上不雙跪詔類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魯館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怱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類家本怱後詔賜類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為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為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

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
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墻頰請於皇太子曰師
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飢發
倉粟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進士第調
秦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內縣
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爲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
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
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
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回離保在盧

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
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
令所加城邑皆下愛嘉心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
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
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離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
後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
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
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
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
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

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幹號阿里等為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為南京用張覺為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眾怨望覺遂叛入于宋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為侍中

知樞密院事又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畧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

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
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
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
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
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
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
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
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
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
其彙省多君子彌縫闕漏或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

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或六年六月
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
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
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
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
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
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
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韓鐸字振女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
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

卽海陵遣中使諭之曰卽官高選也汝勲賢之子行已蒞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卽大定初遷本部卽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邊備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

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卷第十七

金史七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鄮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鄮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

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

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為七百人長澤死調

澤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

璦為主璦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
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
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
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
宗弼復河南以璦爲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
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璦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
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璦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
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兕冑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
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
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

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八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
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
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
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歛怨將
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
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
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及宗弼問璦以江南成敗
誰敢相拒者璦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
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
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盡心

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汪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為知言初瓊去亳未幾宋兵陷之而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鐔衛經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下者凶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為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雒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

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討使成乃聚眾為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號令甚嚴眾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上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為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興率眾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晷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官羨粟

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
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
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乘夜踰城逃去已而殺
人亡命為盜宋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
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
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為沿江招捉使彥舟暴橫不奉約束
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宋為行軍都統
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弼取河南克鄭州
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

三 韓嶺賊從征江南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人下安豐淮上
及攻濠州以彥舟為先鋒順流薄城擒其水軍統制邵青
遂克濠州師還累官工兵部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
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南京留守彥舟荒于色有禽獸
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虐其母使自縊非已女遂納為妾
其官屬負官錢私其妻與折券惟破濠州時諸軍凡係獲
皆殺之彥舟號令毋輒殺免者數千人頗以此稱之然
自幼至老常在行伍習兵事知利鈍海陵欲以為征南將
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彥舟有疾朝臣有傳彥舟死者
而彥舟尚無恙海陵盡杖妾傳彥舟死者以激勵之無何

竟死於汴年五十五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為業往來瀕

海數州剛勇尚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戰士為密州

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

為徐大刀後隸王龍圖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

校尉東還破群賊楊進等轉承信即宋康王渡江召文為

樞密院准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功遷淮東浙西沿海

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是時李成孔彥舟皆歸齊宋

人亦疑文有北歸志大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使

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于齊齊

以文為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

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

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為南京步軍都虞

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

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

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

蔣知軍據河陽文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自將

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眾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

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

之擊走宋將戚方河南既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

馬充行軍萬戶從宗弼取廬淩等州超換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即位錄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濬州防禦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効隨直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為賊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容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眾請

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口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匹賜其家大定二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覃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為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為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為

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
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
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尚書
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
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
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度語曰今日北
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
使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于場屋遇
僧善風鑿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
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

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劔口而汝爲敗變服爲傭奉之具
爲家二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
惟謹主人乃亦真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
客執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
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贖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
能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
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
殲中孚泣涕請迹父尸乃獨率步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
得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二珍張浚以

立拒大軍沒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
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為鎮洮軍節度
使知涇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
田籍丁壯為鄉軍中孚以為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
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以逃徙祇見其害未見其利也
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為中孚懼而中孚亦之
節未幾齊國廢一略獨免培元之患天眷初為陝西諸路
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
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
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

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為濟南尹加開
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
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
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
葬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罷市其得西人之
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為涇原副將知德
順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
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為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宋將開
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饒風關得

金澤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琦爲秦
鳳經略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徙治北山因險
爲臺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
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
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使慕容謀入夏將闕關陝
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消敗入于夏中彥與兄
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
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
徵中彥兄弟北歸爲靜難軍節度使歷彰化軍鳳翔尹改
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毆死

倏佐梁郁郁遠人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彥力爲正其罪竟
寘于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姦豪無所蔽匿人服
其明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
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
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
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
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
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
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
下傾馮于河取新秫稽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

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俄遷平陽海陵將
伐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
散關俟後命世宗即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
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以軍付統
軍合喜及見上賜以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部尚
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
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箠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
踰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紛
緒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爲盜者悉論如法帥府
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

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
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構亂既敗籍民之從亂
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隴逋龐
拜四族恃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略中彥
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即至積石達
南寺前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大
悅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毳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
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賣降恐後此其
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士人

李成盜賊之靡孔彥舟漁色親出自絕人類又何責也張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沒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讎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惟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姚平仲乘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元年貶龍州

二年康王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三年熙宗卽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批荅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誓表曰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於是詔尚書

省移文宋國理索張中孚張中彥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聽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携家北來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擿其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鵬幹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寃之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宣和末爲忻州戶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群游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刑部侍郎與閣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數年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爲來哉惟元帥察之天會十年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撻

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丘未可和天會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勅屯戍朝廷厭其無能爲也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於是倫適至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太宗長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

俱入朝熙宗以宗雋爲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懶宗磐宗幹三人皆跋扈嗜利陰有異圖遂合議以齊地與宋自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倫先歸明年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母帝氏兄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懶皆以謀反屬吏熙宗誅宗磐宗雋以撻懶屬尊赦其死以爲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奪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曰撻懶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會撻懶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有司詳讀康王

表文不書年閱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
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蓋
公位歸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濟
淮呈統元年宋人請和三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
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眷里山東西路
都轉運使劉榘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高氏還江南
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四年
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
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贊云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守
文虛中朝至上京文為官爵王倫紉袴之子市井為徒此
豈行已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寃其自取
亦多矣

卷之六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